


余华 张贤亮 从维熙 陈建功 叶永烈 凡一平

中国当代法制文学精萃·中篇小说 I

# 河边的错误

HEBIANDE CUOWU 雷 达◎主 编 李清霞◎副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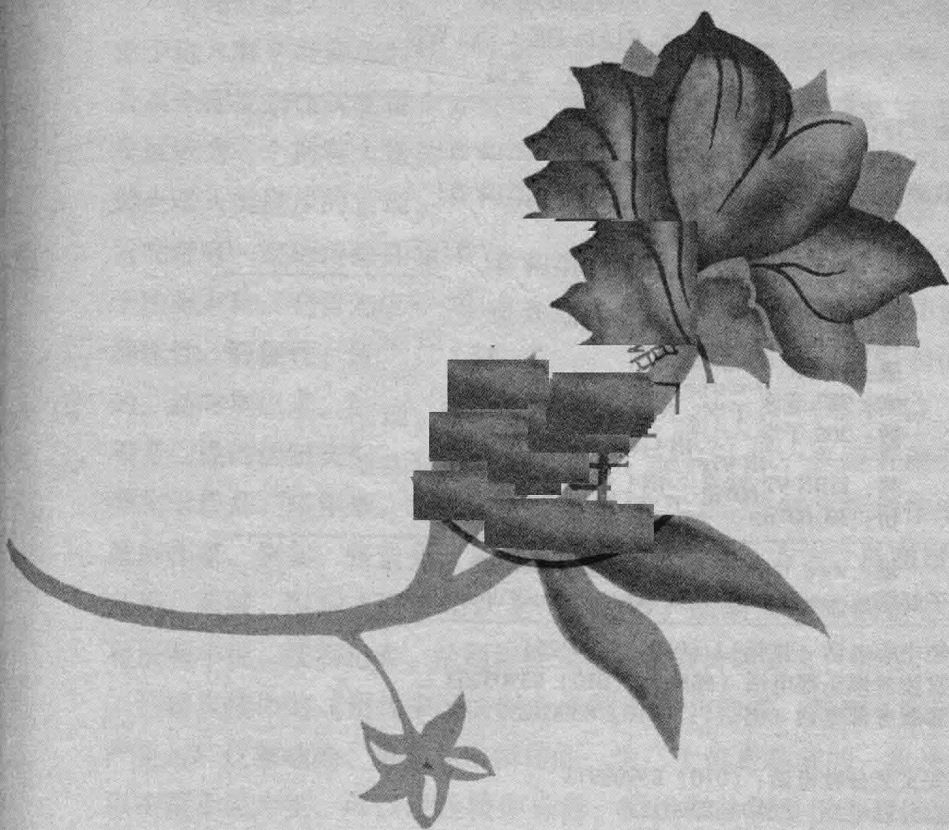


-54

中国当代法制文学精萃·中篇小说 I

# 河边的错误

HEBIANDE 雷 达◎主 编 李清霞◎副主编  
CUOWU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边的错误/雷达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4

(中国当代法制文学精萃. 中篇小说; 1)

ISBN 978-7-81139-988-2

I. ①河… II. ①雷…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2435 号

## 河边的错误

HE BIAN DE CUO WU

雷达 主编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19.25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988 - 2/I · 117

定 价: 30.00 元

---

网 址: [www.cppsups.com.cn](http://www.cppsups.com.cn) [www.porclub.com.cn](http://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mailto: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mailto:zbs@cppsu.edu.cn)

---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余 华 《河边的错误》

张贤亮 《土牢情话》

从维熙 《远去的白帆》

陈建功 《前科》

叶永烈 《纸醉金迷》

凡一平 《卧底》

## 编 选 前 言

法制文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几乎包括所有法制建设和与法制相关的社会生活领域的题材。中国的公案小说、日本的推理小说、苏联的反特小说、西方的探案及悬疑小说自不必说，甚至托尔斯泰的《复活》、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也被人归入法制文学范畴，视为世界法制文学的珍品。

中国法制文学起源于先秦，成熟于明清，繁盛于当代。当代社会，由于进入和平与发展时期，没有了大规模战争，日常生活中的法制问题及其全部复杂性就变得十分突出，被称为不见硝烟的战场，法制文学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大量读者和消费市场的文学门类。必须看到，法制的健全是人类进步的表现，也是现代社会走向成熟的标志，法制文学作品可能带有一定的传播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的认识作用，但它绝不能等同于法制宣传。它首先应该是艺术，具有审美特征，还有其他功能，比如趣味性、智能性、传奇性等等，它是以自身的艺术魅力吸引和征服读者的。新时期以来，法制文学有了长足的进展，出现了《啄木鸟》、《蓝盾》等专门性的法制文学刊物，法制性报纸发行量巨大，多辟有副刊登载这类文学作品。多年来，我国文坛涌现出了一批在法制文学创作中卓有成就的作家。例如：张贤亮、从维熙、余华、王朔、方方、陈源斌、李迪、蓝玛、张策、冯华、石钟山、龙一，等等。法制文学体裁也更加广泛，有法制小说、法制纪实、法制影视文学、法制诗歌散文，等等。

这次推出的《当代中国法制文学精萃》共四卷，精选了新时期以来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思想艺术俱佳的、为广大读者称赏的一批法制文学，以中篇小说为主，可以说是精中选精；所选作品侧重于思想涵量，人性深度，艺术创新的突出者，兼及短篇小说，其题材涉及公安、检察、法院、海关、税务、行政执法、国家安全、谍战等法制建设领域，以及平

常百姓的婚姻纠葛、道德冲突、财产分割等等。有反映政法干部秉公办案、献身于法、为国除害、为民解难的；有刻画民事纠纷，揭示道德、情理、法律之间的冲突与联系的；有写犯罪分子机关算尽，以身试法、祸国殃民、终落法网的；有表现法盲意识害人害己，因而警钟长鸣的，如此等等。比如从维熙的“大墙系列”对文革期间中国司法制度的残缺和人性的迷失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反思；方方的《埋伏》塑造了一个尽忠职守的普通保卫干部；陈源斌的《万家诉讼》被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成为基层普法宣传的教科书，均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李迪、王朔、余华等的小说有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的特色，情节曲折，推理致密，极具可读性；麦家的反特悬疑谍战小说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龙一的《潜伏》也许不是典型的法制小说，似乎属于“边缘”题材，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后一度万人空巷，深受欢迎；而一些情节紧张的反腐小说，则表达了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普通民众的强烈呼声。

这次我们首次推出《当代中国法制文学精萃》四卷，均为小说，以飨读者。以后我们还将陆续推出《当代中国法制文学精萃》的纪实卷等，希望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编者

2010年3月12日



# 目录

中国当代法制文学精萃·中篇小说 I

- 余 华 // 河边的错误 ..... ( 1 )
- 张贤亮 // 土牢情话 ..... ( 41 )
- 从维熙 // 远去的白帆 ..... (103)
- 陈建功 // 前科 ..... (179)
- 叶永烈 // 纸醉金迷 ..... (229)
- 凡一平 // 卧底 ..... (260)

余  
华  
河  
边  
的  
错  
误

第 一 章

一

住在老邮政弄的么四婆婆，在这一天下午将要过去、傍晚就要来临的时候发现自己养的一群鹅不知去向。她是准备去给鹅喂食时发现的。那关得很严实的篱笆门，此刻像是夏天的窗户一样敞开了。她心想它们准是到河边去了。于是她就锁上房门，向河边走去。走时顺手从门后拿了一根竹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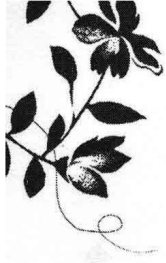
那是初秋时节，户外的空气流动时很欢畅，秋风吹动着街道两旁的树叶，发出“沙沙”那种下雨似的声音。落日尚未西沉，天空像火烧般通红。

么四婆婆远远就看到了那一群鹅。鹅在清静的河面上像船一样浮来浮去，另一些鹅在河岸草丛里或卧或缓缓走动。么四婆婆走到它们近旁时，它们毫无反应，一如刚才。本来她是准备将它们赶回去的，可这时又改变了主意。她便它们在它们中间站住，双手支撑着那根竹竿，像支撑着一根拐杖，她眯起眼睛如看孩子似的看起了这些白色的鹅。

看了一会儿，么四婆婆觉得时候不早了，该将它们赶到篱笆里去。于是她上前走了几步，站在河边，嘴里“哦哦”地呼唤起来。在她的呼







唤下，草丛中的鹅都纷纷一挪一挪地朝她跑来。而河里的鹅则开始慢慢地游向岸边，然后一只一只地爬到岸上，纷纷张开翅膀抖了起来。接着有一只鹅向么四婆婆跑了过去，于是所有的鹅都张开翅膀跑了起来。

么四婆婆嘴里仍然“哦哦”地叫着，因为有一只鹅仍在河里。那是一只小鹅，它仿佛没有听到她的呼唤，依旧在水面上静悄悄地移动着，而且时不时突然一个猛扎，然后又没事一般继续游着，远远望去优美无比，似乎那不是鹅，而是天空里一只飘动的风筝在河里的倒影。

么四婆婆的呼唤尽管十分亲切，可显然已经徒劳了。于是她开始“嘘嘘”地叫了起来，同时手里的竹竿也挥动起来，聚集在她身旁的那些鹅立刻散了开去。她慢慢移动脚步，将鹅群重又赶入河中。

当看到那群被赶下去的鹅已将那只调皮的小鹅围在中间后，她又“哦哦”地呼唤起来。听到了么四婆婆的呼唤，河里所有的鹅立刻都朝岸边游来。那情景真像是雪花纷纷朝窗口飘来似的。

这时么四婆婆感到身后有脚步走来的声音。当她感觉到声音时，那人其实已经站在她身后了。于是她回过头来张望……他觉得前面那个人的背影有些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究竟是谁。于是他就心里猜想着那人是谁而慢慢地沿着小河走。知道这人肯定不是他最熟悉的人，但这人他似乎又常常见到。因为在这个只有几千人的小镇里，没有不似曾相识的脸。这时他看到前面那人回头望了他一下，随即又快速地扭了回去。接着他感到那人越走越快，并且似乎跑了起来。然后他看不到那人了。

他是在这个时候看到那一群鹅的，于是他就兴致勃勃地走了过去。但是当他走到鹅中间时，不由大惊失色……

初秋依然是日长夜短。此刻落日已经西沉，但天色尚未灰暗。她在河边走着。她很远就看到了那一群卧在草丛里的鹅，但她没看到往常常见的么四婆婆。她漫不经心地走了过去。走到近旁时那群鹅纷纷朝她奔来，有几只鹅伸着长长的脖颈，围上去像是要啄她似的，她慌忙转过身准备跑。

当她转过身去时不由发出了一声惊叫。同时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然

后她没命地奔跑了起来。没跑出多远她就摔在地上，于是她惊慌地哭了起来。哭了一阵后，她才朝四周望去，四周空无一人。她就爬起来继续跑。她感到两腿发软，怎么跑也跑不快，当跑到街道上时，她又摔倒了。

这时一个刚与她擦身而过的年轻人停下脚步，惊诧地望着她，她坐在地上爬不起来，只能惊恐地望着他。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才走上去将她扶起来。同时问：“你怎么啦？”

她站起来后用手推开了他，嘴巴张了张，没有声音，便用手指了指小河那个方向。

年轻人惊讶地朝她指的那个方向看去，什么也没有看到。而当他重新回过头来时，她已经慢慢地走了。他朝她的背影看了一下，才莫名其妙地笑笑，继续走自己的路。

那孩子窝囊地在街上走来走去，刚才他也到河边去了。当他一路不停地跑到家中将看到的那些告诉父亲时，父亲却挥手给了他一个耳光，怒喝道：“不许胡说。”那时父亲正在打麻将，他看到父亲的朋友都朝着他嘻嘻地笑。于是他就走到角落里，搬了一把椅子在暗处坐了下来。这时母亲提着水壶走来，他忙伸出手去拉住她的衣角。母亲回头望了他一下，他就告诉她了。不料她脸色一沉，说道：“别乱说。”孩子不由悲伤起来。他独自一人坐了好一会儿后，便来到了外面。

这时天已经黑了，弄里的路灯闪闪烁烁，静无一人。只有孩子在走来走去，因为心里有事，可又没人来听他叙述，他急躁万分，似乎快要流下眼泪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有几个年轻人走了过来。他立刻跑上去，大声告诉了他们。他看到他们先是一怔，随即都哈哈大笑起来。有一个人还拍拍他的脑袋说：“你真会开玩笑。”然后他们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孩子望着他们的背影，心想，他们谁也不相信我。

孩子慢慢地走到了大街上，大街上有很多人在来来往往。商店里的灯光从门窗涌出，铺在街上十分明亮。孩子在人行道上的一棵梧桐树旁站了下来。他看到很多人从他面前走过，他很想告诉他们，但他很犹豫。他觉得他们不会相信他的。因为他是个孩子。他为自己是个孩子而忧伤了起来。





后来他看到有几个比他稍大一点的孩子正站在街对面时，他才兴奋起来，立刻走了过去。他对他们说：“河边有颗人头。”

他看到他们都呆住了，便又补充了一句：“真的，河边有颗人头。”

他们互相望着，然后才有人问：“在什么地方？”

“在河边。”他说。

随即他们中间就有人说：“你领我们去看看。”

他认真地点点头，因为他的话被别人相信了，所以他显得很激动。

## 二

刑警队长马哲是在凌晨两点零六分的时候，被在刑警队值班的小李叫醒的。他的妻子也惊醒过来，睁着眼睛看丈夫穿好衣服，然后又听到丈夫出去时关门的声音。她那么呆呆地躺了一会儿后，才熄了电灯。

马哲来到局里时，局长刚到。然后他们一行六人坐着局里的小汽艇往案发地点驶去。从县城到那个小镇还没有公路，只有一条河流将它们贯穿起来。

他们来到案发现场时，东方开始微微有些发白，河面闪烁出了点点弱光，两旁的树木隐隐约约。

有几个人拿着手电在那里走来走去，手电的光芒在河面上一道一道地挥舞着。看到有人走来，他们几个人全迎了上去。

马哲他们走到近旁，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刚刚用土堆成的坟堆。坟堆上有一颗人头。因为天未亮，那人头看上去十分模糊，像是一块毛糙的石头。

马哲伸手拿过身旁那人手中的手电，向那颗人头照去。那是一颗女人的人头，头发披落下来几乎遮住了整个脸部，只有眼睛和嘴若隐若现。现场保护得很好。马哲拿着手电在附近仔细照了起来。他发现附近的青草被很多双脚踩倒了，于是他马上想象出曾有一大群人来此围观时的情景，各种姿态和各种声音。

这当儿小李拿着照相机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拍下了现场。然后法医和另两个人走了上去，他们将人头取下，接着去挖坟堆，没一会儿一具无头女尸便显露了出来。

马哲依旧在附近转悠。他的脚突然踩住了一种软绵绵的东西。他还没定睛观瞧，就听到脚下响起了几声鹅的叫声，紧接着一大群鹅纷纷叫唤了起来。然后乱哄哄地挤成一团，又四散开去，这时天色开始明亮起来了。

局长走来，于是两人便朝河边慢慢地走过去。

“凶手作案后竟会如此布置现场。”马哲感到不可思议。

局长望着潺潺流动的河水，说：“你们就留下来吧。”

马哲扭过头去看那一群鹅，此刻它们安静下来了，在草丛里走来走去。

“有什么要求吗？”局长问。

马哲皱一下眉，然后说：“暂时没有。”

“那就这样，我们每天联系一次。”

法医的验尸报告是在这天下午出来的。凶手是用柴刀突然劈向受害者颈后部。从创口看，凶手将受害者劈倒在地后，又用柴刀劈了三十来下，才将死者的头劈下来。死者是住在老邮政弄的么四婆婆。

小李在一旁插嘴：“这镇上几乎每户人家都有那种柴刀。”

现场没有留下凶手任何作案时的痕迹。在某种意义上，现场已被那众多的脚印所破坏。

马哲是在这天上午见到那个孩子的。

“所有的人都不相信我。”那孩子得意洋洋地对马哲说。“父亲还打了我一个耳光，说‘不许胡说’。”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马哲问。

“所有的大人都不相信我。”孩子继续在说。“因此我只能告诉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了，他们相信我。”孩子说到这里还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本来我是想先告诉大人的。”

“你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马哲又问。

这时孩子才认真对待马哲的问话了。他装出一副回忆的样子，装了很久才说：“我没有手表。”

马哲不禁微笑了。“大致上是什么时候？比如说天是不是黑了，或者天还亮着？”“天没有黑。”孩子立刻喊了起来。





“那么天还亮着？”

“不，天也不是亮着。”孩子摇了摇头。

马哲又笑了，他问：“是不是天快黑的时候？”

孩子想了想后，才慎重地点点头。

于是马哲便站了起来，可孩子依旧坐着。他似乎非常高兴能和大人交谈。

马哲问他：“你到河边去干什么呢？”

“玩呀。”孩子响亮地回答。

“你常去河边？”

“也不是，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孩子临走时十分认真地对马哲说：“你抓住那个家伙后，让我来看看。”

么四婆婆离家去河边的时候，老邮政弄有四个人看到她。从他们回忆的时间来看，么四婆婆是下午四点到四点半的时候去河边的。而孩子发现那颗人头的时候是七点左右。因此，凶手作案是在这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据查，埋掉么四婆婆死尸的地方有一个坑，而现在这个坑没有了，因此那坑是现成的。所以估计，凶手作案时间很可能是在一个小时以内完成的。

下午局长打电话来询问时，马哲将上述情况做了汇报。

么四婆婆的家是在老邮政弄的弄底。那是一间不大的平房。屋内十分整洁，尽管没有什么摆设，能让人心情舒畅。屋内一些家具是很平常的。引起马哲注意的是放在房梁上的一堆麻绳，麻绳很粗，并且编得很结实。但马哲只是看了一会儿，也没更多地去关注。

吃过晚饭后，马哲独自一人来到了河边。河两旁悄无声息，只有那一群鹅在河里游来游去。

昨天这时，凶手也许就在这里。他心里这样想着而慢慢走过去。而现在竟然如此静，竟然没人来此。他知道此案已经传遍小镇，他也知道他们是很想来看看的，现在他们没有人敢来，那是他们怕被当成嫌疑犯。

他听到了河水的声音。那声音不像是鹅游动时的声音，倒像是洗衣服的声音。小河在这里转了个弯。他走上前去时，果然看到有人背对着





他蹲在河边洗衣服。

他惊讶不已，便故意踏着很响的步子走到这人背后，这人没回过头来，依然洗衣服。他好像不会洗衣服似的，他更像是在河水里玩衣服。

他在这人身后站了一会儿，然后说话了：“你常到这儿来洗衣服？”他知道镇里几年前就装上自来水了，可竟然还会有人到河边来洗衣服。

这时那人扭回头来朝他一笑，这一笑使他大吃一惊。那人又将头转了回去，把被许多小石头压在河里的衣服提出来，在水面上摊平，然后又将小石头一块一块压上去，衣服慢慢沉到了水底。

他仔细回味刚才那一笑，心里觉得古怪。此刻那人开始讲话了，自言自语说得很快。一会儿轻声细语，一会儿又大叫大喊。马哲一句也没听懂，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人是个疯子。难怪他怎么会在这种时候到这里来。

于是马哲继续往前走。河边柳树的枝长长地倒挂下来，几乎着地。他每走几步都要用手拨开前面的柳枝。当他走出一百米的时候，他看到草丛里有一样红色的东西。那是一枚蝴蝶形状的发夹。他弯腰捡了起来用手帕包好放进了口袋。接着仔细察看发夹的四周。在靠近河边处青草全都倒地，看来那地方人是经常走的。但发夹刚才搁着的地方却不然，青草没有倒下。可是中间有一块地方青草却明显地斜了下去。大概有人在这里摔倒过，而这发夹大概也是这个人的。“是个女的？”他心想。

“死者叫么四婆婆。老邮政弄所有的人人都这样叫她，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谁都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知道的那个人已经死了，那人是她的丈夫。她是十六岁嫁到老邮政弄来的，十八岁时她丈夫死了，现在她六十五岁。这四十七年来她都是独自一人生活过来的。她每月从镇政府领取生活费同时自己养了二十多年鹅了。每年都养一大群，因此她积下了一大笔钱。据说她把钱藏在胸口，从不离身。这是去年她去镇政府要求不要再给她生活费时才让人知道的。为了让他们相信她，她从胸口掏出了一叠钱来。她的钱从来不存银行，因为她不相信别人。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她的尸体上有一分钱，在她家中也仔细搜寻过，只在褥子下找到了一些零钱，加起来还不到十元。所以我想很可能是一桩抢劫杀人案……”小李说到这里朝马哲看看，但马哲没有反应，于是他继续说：“镇里和居



委会几次劝她去敬老院，但她好像很害怕那个地方，每次有人对她这么一提起，她就会眼泪汪汪。她独自一人，没有孩子，也从不和街坊邻居往来。她的闲暇时间是消磨在编麻绳上，就是她屋内梁上的那一堆麻绳。但是从前年开始，她突然照顾起了一个三十五岁的疯子，疯子也住在老邮政弄。她像对待自己儿子似的对待那个疯子……”这时小李突然停止说话，眼睛惊奇地望着放在马哲身旁桌子上的红色发夹。“这是什么？”他问。

“在离出事地点一百米处捡的，那地方还有人摔倒的痕迹。”马哲说。  
“是个女的！”小李惊愕不已。

马哲没有回答，而是说：“继续说下去。”

### 三

么四婆婆牵着疯子的手去买菜的情节，尽管已经时隔两年，可镇上的人都记忆犹新。就是当初人们一拥而上围观的情景，也是历历在目。他们仿佛碰上了百年不遇的高兴事，他们的脸都笑烂了，然而么四婆婆居然若无其事，只是脸色微微有些泛红，那是她无法压制不断洋溢出来的幸福神色。而疯子则始终是在傻笑着。篮子挎在疯子手中，疯子不知是出于愤怒还是出于与他们同样的兴奋，他总把篮子往人群里扔去。么四婆婆便一次又一次地去将篮子捡回来。疯子一次比一次扔得远。起先么四婆婆还装着若无其事，然而不久她也像他们一样乱笑了。

当初么四婆婆这一举止，让老邮政弄的人吃了一惊。因为在此之前他们一点没有看出她照顾过疯子的种种迹象。所以当她在这一天突然牵着疯子的手出现时他们自然惊愕不已。况且多年来么四婆婆给他们的印象是讨厌和别人往，甚至连说句话都很不愿意。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觉得她这不过是一时的异常举动。这种心血来潮的事在别人身上恐怕也会发生。可是后来的事实却让他们百思不解。有那么一段时间里，他们甚至怀疑么四婆婆是不是也疯了，直到一年之后，他们才渐渐习以为常。

此后，他们眼中的疯子已不再如从前一样邋遢，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干净了，而且他的脖子上居然出现了红领巾。但是他早晨穿了干净的衣

服而到了傍晚已经脏得不能不换。于是么四婆婆屋前的晾衣竿上每天都挂满了疯子的衣服，像是一排尿布似的迎风飘扬。

当吃饭的时候来到时，老邮政弄的人便能常常听到她呼唤疯子的声音。那声音就像是一个生气的母亲在呼喊着贪玩不归的孩子。而且在每一个夏天的傍晚，疯子总像死人似的躺在竹榻里，么四婆婆坐在一旁用扇子为他拍打蚊虫。

从那时起，么四婆婆不再那么讨厌和别人说话。尽管她很少说话，可她也开始和街坊邻居一些老太太说些什么了。

她自然是说疯子。她说疯子的口气就像是在说自己的儿子。她常常抱怨疯子不体谅她，早晨换了衣服傍晚又得换。

“他总有一天要把我累死的。”她总是愁眉苦脸地这么说。“他现在还不懂事，还不知道我死后他就要苦了，所以他一点也不体谅我。”

这话让那些老太太十分高兴，于是她继续数落：“我对他说吃饭时不要乱走，可我一转身他人就没影了。害得我到处去找他。早晚他要把我累死。”说到这里，么四婆婆便叹息起来。

“你们不知道，他吃饭时多么难侍候。怎么教他也不用筷子，总是用手抓，我多说他几句，他就把碗往我身上砸。他太淘气了，他还不懂事。”

她还说：“他这么大了，还要吃奶。我不愿意他就打我，后来没办法就让他吸几下，可他把我的奶头咬了下来。”说起这些，她脸上居然没有痛苦之色。

在那些日子里，他们总是看到么四婆婆把疯子领到屋内，然后关严屋门，半天不出来。他们非常好奇，便悄悄走到窗前。玻璃窗上糊着报纸，没法看进去。他们便蹲在窗下听里面的声音。有声音，但很轻微。只能分辨出么四婆婆的低声唠叨和疯子的自言自语。有时也寂然无声。当屋内疯子突然大喊大叫时，总要吓他们一跳。

慢慢地他们听到了一种奇特的声音。而且每当这种声音响起来时，又总能同时听到疯子的喊叫声。而且还夹杂着人在屋内跑动的声音，还有人摔倒在地，绊倒椅子的声响。起先他们还以为么四婆婆是在屋内与疯子玩捉迷藏，心里觉得十分滑稽。可是后来他们却听到了么四婆婆呻





吟的声音。尽管很轻，可却很清晰。于是他们才有些明白，疯子是在揍么四婆婆。

么四婆婆的呻吟声与日俱增，越来越响亮，甚至她哭泣求饶的声音也传了出来，而疯子打她的声音也越来越剧烈。然而当他们实在忍不住，去敲她屋门时，却因为她紧闭房门不开而无可奈何。

后来么四婆婆告诉他们：“他打我时，与我那死去的丈夫一模一样，真狠毒呵。”那时她脸上竟洋溢着幸福的神色。

小李用手一指，告诉马哲：“就是这个疯子。”

此刻那疯子正站在马路中间来回走着正步，脸上得意洋洋。

马哲看到的正是昨天傍晚在河边的那个疯子。

#### 四

那女孩子坐在马哲的对面，脸色因为紧张而变得通红。

“……后来我就拼命地跑了起来。”她说。

马哲点点头。“而且你还摔了一跤。”

她蓦然怔住了，然后眼泪簌簌而下。“我知道你们会怀疑我的。”

马哲没有答理，而是问：“你为什么要去河边？”

她立刻止住眼泪，疑惑地望着马哲，想了很久才喃喃地说：“你刚才好像问过了。”

马哲不动声色地看着她。

“难道没有问过？”她既像是问马哲，又像是问自己。随后又自言自语起来：“好像是没有问过。”

“你为什么去河边？”马哲这时又问。

“为什么？”她开始回想起来，很久后才答：“去找一支发夹。”

“是吗？”

马哲的口气使她一呆，她怀疑地望着马哲，嘴里轻声说：“难道不是？”

“你是什么时候丢失的？”马哲随便地问了一句。

“昨天。”她说。